

烽火关山月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刘华庭

封面设计：陶日华

烽火关山月

寒 波 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排印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50千字 印张19.25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10000

ISBN 7—80569—144—4/I·43

定价：7.2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宋、金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历史小说。全书包括《红衣女跃马中原》、《孟太后垂帘复国》、《抗金兵烽火江南》、《宋高宗自毁长城》等七个回目，而以宋高宗赵构贯串始终。全书呈现了整个南宋一朝动乱的历史长卷，描绘了许多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众多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并为你揭开许多谜团，如：岳飞是谁害死的，秦桧是怎么死的，赵构为什么会被部下废黜，火烧延宁宫是怎么回事等等。小说写得生动细腻，悬念迭出，可读性强，是部适合多层次读者阅读的优秀通俗小说。

ISBN 7-80569-144/I·43

定价： 7.20 元

悲剧时代和悲剧人物

——《烽火关山月》代序

北宋、南宋之交，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社会的动荡，一方面造就了许多英雄人物，韩世忠、宗泽、岳飞、刘锜……等爱国名将，个个壮怀激烈，正气凛然，为抗击金兵入侵，立下了汗马功劳，虽是八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还为中国老百姓所称道。另一方面，大动荡也给一些奸佞之徒提供了攫取权势、擅权卖国的机会。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之流，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阻挠抗金，力主和议，名为和议，实是投降。当然，这些人的奸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和皇帝赵构的阴暗心理及政治需要分不开的。明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说得最透彻了：“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中原蹙？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莫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谅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是啊，如果不是适应了赵构的需要，这些投降派和卖国贼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大动荡的时势造成了这样两种人。这两种人是如同冰炭水火那样不能相容的。而皇帝赵构，为了保住皇位，一开始就把那些投降派倚为心腹，对他们言听计从。而对那些爱国名将，则总是心怀疑忌，时不时想夺掉他们的兵权，甚至置他们于死地。在这两股势力的激烈冲突中，于是就酿成了许多爱国志士个人的悲剧。许多个人的悲剧汇成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这就是南宋小朝廷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恢复中原的

大好机会，以致爱国诗人陆游临死还要悲叹：“老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他至死还盼着有一天王师能够“北定中原”，告慰他的英灵于九泉之下。

在许多爱国志士的个人悲剧中，最为老百姓所熟知的自然是岳飞。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连金人都叹服：“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绍兴十年，岳家军大败金兵于朱仙镇，正要乘胜直捣黄龙府，不料被赵构一天连发12道金字牌，将他召回临安。后来，又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在风波亭。又如宗泽，史臣说他“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应声”，“使当时无或龃龉牵制之，则反二帝，复旧都，一指顾间耳”！可是，由于投降派黄潜善等“忌泽成功”，百般阻遏，使得宗泽“忧忿成疾，疽发于背”，三呼“过河”（打过黄河去）而死。还有提兵不满二万，大败金兵于颍昌、柘皋的刘琦，也是因为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忧忿而死的。

因此可以说，南宋又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不是无端地发什么思古之幽情，而是由寒波同志的历史小说《烽火关山月》引起的。寒波同志的这部小说（包括七个互相有联系又彼此相对独立的中篇），通俗地、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悲剧的时代和悲剧的人物。它把岳飞、刘琦、信王、孟太后（中间还夹着一个爱国女词人李清照）等人的一出出悲剧，有声有色地表演给我们看。虽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已很遥远，但这些悲剧故事，今天读来，仍能激动人心，令人悲，令人忿，令人恨，更令人思。特别是写秦桧的一篇，较深刻地揭示了赵构和秦桧之间既互相为用、狼狈为奸，又互相戒备、互相猜忌的微妙关系，这是以前的史书和小说都没有达到过的。

刘 金 1989，7，4，于上海

目 录

代序.....	1
---------	---

红衣女跃马中原

一、康王出征	1
二、河北突围	10
三、大名府聚会	18
四、京师求援	22
五、国亡君虏	30
六、红衣三娘子	39
七、五马山举兵抗金	48
八、信王求援	56
九、红衣女跃马中原	63
十、山寨失守	70
十一、中原烈火	83
十二、“信王和三娘子骑马来了！”	88

孟太后垂帘复国

一、火烧延宁宫	91
二、孟后复位	94
三、垂帘听政	99

四、东京撤帘	104
五、扬州大明寺闻警	108
六、忠奸不两立	115
七、仓皇南渡	123
八、大乱前夜	130
九、苗傅举兵	134
十、行宫被围	139
十一、赵构退位	145
十二、再度垂帘听政	153
十三、梁红玉冒死传旨	157
十四、赵构幽禁显忠寺	161
十五、韩世忠举兵勤王	164
十六、赵构复位	168
十七、红玉凯旋	174
十八、皇太后狼狽天涯	180
十九、“奴躺在白云深处，涅槃解脱了！”	191

抗金兵烽火江南

一、春梦乍破	199
二、闺楼闻警	201
三、江宁兵变	206
四、清照焚稿	214
五、烽火江南月	220
六、中兴四将	226
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何以了此残生！”	233
八、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239
九、马家渡岳飞抗金	243

十、君也逃亡，臣也逃亡	251
十一、哀哀亡国痛，更行更远还生	258
十二、台州洋，海战破金兵	264
十三、温州港，李清照见驾	270
十四、韩世忠扬威黄天荡	277
十五、小朝廷苟安江南	287
十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295

宋高宗自毁长城

一、朱仙镇岳飞报捷	303
二、北伐，北伐！	305
三、十二道金字牌	311
四、“朕非杀了岳飞不可！”	322
五、白玉英许身岳少保	329
六、大将军八面威风	338
七、西子湖杯酒夺兵权	346
八、东窗密谋	353
九、归去来兮！	358
十、岳少保饮恨庐山	364
十一、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	372
十二、白玉英狱中探郎君	377
十三、“还我河山！”	384

龙虎斗秦桧殒命

一、湖滨祭岳	388
二、水晶脚踏	391
三、点状元皇帝奋君威	396

四、太师第秦垠哭诉	404
五、相府密谋	410
六、刘贤妃	416
七、诈中诈君臣暗斗	420
八、暮见堂前夕阳红	426
九、众叛亲离	430
十、末日降临	436
十一、皇帝使出了杀手锏	440
十二、心惊胆战的一夜	444
十三、阴魂不散	452

虞允文力挫完颜亮

一、金廷抗礼	457
二、大宋遗民	463
三、皇帝拒谏	466
四、完颜亮伐宋	474
五、紧急边报	485
六、都堂议事	494
七、金兵南侵	502
八、临安大乱	508
九、金主临江	514
十、采石之战	520
十一、移师东进	535
十二、大宋朝得救了!	544
十三、英雄，虞允文!	549

鄱亭驿刘锜归天

一、刘琦血战皂角林	552
二、黑袍怪人	559
三、英雄末路	565
四、胞侄沉冤	571
五、驿馆凶杀	576
六、御前辩冤	580
七、刘汜发配	588
八、君臣逼迁	592
九、都亭驿将星殒落	595
十、皇帝骑马走了	605
十一、白马将军庙	607

红衣女跃马中原

一、康王出征

康王赵构戴了一顶贴着镂金涂银额花的七梁进贤冠，用红缨系在额下，紫袍玉带，乌皮履，神情阴郁地在大内西华门外下马，随从接过了缰绳。他正欲举步进宫，忽见皇叔燕王俣自内出来，忙垂手侍立，请安道：

“叔父安吉！您老人家是难得进宫的。”

赵俣是道君太上皇帝赵佖（徽宗）的兄弟，排行十二，和十一哥赵佖是同一年生的，今年四十五岁了，他风姿凝重，抚摸着淡淡的几绺乌须，仰天叹道：

“时事如此，还不是担心金人再来围城。刚才去问了你家老大，”他指的是赵佖的长子，新登基的靖康皇帝赵桓（钦宗），“果然是西京河南府（洛阳）已经丢了。北边的金军已破真定府（河北正定），国事不可为了。老大一筹莫展，说是又要遣使去金国割地求和，还说要差你去哩。”

“侄儿也听说了。”赵构忧郁地顿了一下，说道：“正是为了这事，侄儿才进宫来的。”

“去找你大哥？”

“不，去龙德宫。”龙德宫就是原来的御花园，太上皇帝禅

位后，携了妃嫔退居在这里。园中也有殿台楼阁，景致十分清幽。

“唔，你去吧，只有请上皇帮你说句话儿了。”燕王同情地瞅了他一眼，摇摇头叹息道：“老九，你的年纪还很轻啊，不过二十岁吧？这么年轻，可惜，可惜。到了金邦，万一留难，士可杀不可辱，明白吗？列祖列宗的荣耀，大宋的气节，切不可辱没了。”

“是！”赵构恭敬地垂手应道。自从今年正月初次围城，去金营当过二十五天的人质，受了一场惊恐之后，他是谈虎色变，再也不愿到金人兵刃下去冒险了。

燕王又摇头叹息了一番，由内侍扶着上了马，一扬鞭，亲随簇拥着，款款地骑马走了。赵构中等身材，白净的长方脸上，隐隐地显出阴鹭沉郁的气质，淡眉细眼，闪烁凌厉的眼锋，冷冷地叫人捉摸不透。鼻尖微钩，每逢激动时鼻翼便不住地扇动，那时间，眼睛也会攒聚起来，成了个棱棱的三角形，令人望而生畏。燕王走后，他默默思索了一下，一挥袍袖，杳然进入西华门，循右嘉肃门，穿过凝晖殿，从会通门进入内宫。越过几道殿阁回廊，来到龙德宫明华殿。这是他的母亲婉容韦氏居住的地方。那时候，宋代内宫妃嫔分为五等，贵妃、贤妃是第一等，婉容、婉仪是第二等，以下依次是婕妤，美人，才人，这都是皇帝的小妾，此外还有“夫人”的称号。韦婉容居住的殿阁濒临一泓曲水，原是官家宴饮后妃的宴殿，一排五间精致的殿阁，全是紫檀木雕镂而成，殿外绕以朱栏回廊，殿前小小一座庭院，略略植些花木，官家传位太子以后，殿中隔了三间，改成韦婉容的寝宫，另外两间作为耳房，供两名宫女居住，与后妃的深宫大院，侍女成群，还有小厨房专门服侍，是没法比拟的了。

韦婉容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在官家面前不甚得宠，自从一幸之后，就很少再亲近过君王，同列嫔御有的已封了贵妃，她才熬到了个“婉容”的称号。平时郁郁寡欢，年纪不大，额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纹丝了，丰腴白嫩的脸上难得绽露出欢乐的笑容，朝朝暮暮，凄凉孤单的深宫岁月，只是和着泪儿度过。老皇帝在后宫大发慈悲，雨露普施，凡是稍稍起眼的宫女都临幸过了，然而旋幸旋弃。为帝二十五年间，一共生了三十一位皇子，三十四位帝姬(公主)。可惜年代久了，只有十八位皇子和公主史书还能道出他们的生母，其余都湮没不可闻了。近几年宠冠后宫的大小刘贵妃和王贵妃先后薨逝。大刘贵妃遗下三个皇子都还幼弱，交给了韦婉容抚养。十几年过去，皇子大了，益王、祁王满了十六岁，加冠之后，都出阁在外第成家。还有个十八皇子信王榛，今年十七岁了，生得英爽果毅，天姿俊逸，加冠之后，适逢金人围城，太上皇南幸避兵，以致耽误了出阁的时间，至今还留在宫内皇子、公主所住的蕃衍宅中。康王进明华殿时，信王恰巧也正在殿中向婉容问安说话，抬头瞥见了皇兄，忙上前请安道：

“九哥安祥，妈妈正惦念着你哩。”信王哥儿仨自幼都把韦婉容称作妈妈。

康王扶住信王，又向母亲问了安，垂手侍立道：

“母亲，金兵又南下了，河南府和真定府都失守了。”

“哎呀，那我们又得逃难了。”韦婉容坐在一盆炭火边，惊骇地抚住胸口，打量了一下儿子忧郁的脸色，连忙问道：“康王，你怎么啦，大哥和你说了什么了？该不会又差你去金营吧？”

“不，大哥还没有和孩儿说，可是朝中已经都传开了。刚才在西华门口遇见了十二叔，也说大哥打算再派孩儿去金

国割地求和。”康王叹口气闷闷地说。

“那为什么不下诏书，让天下勤王兵马都来保卫京师？成天嚷嚷割地，割地，大宋的河山能经得起一割再割吗！”信王身材修长，穿一件窄袖紫袍，发束上绾了一个总髻，用玉簪插上一只白玉小冠，神采焕发，愤愤然说道。他精于骑射，似乎很想到战场上一试身手。

“偏偏相反，前些日子，那些混帐大臣下了止兵诏书，说是宋金两国正在议和，止住各路勤王的军马，不许他们来京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若再下诏勤王，还有谁听？”康王走到窗前，吐了一口闷气，悒郁地说。

“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再不许你去了。”韦婉容穿着常服，斜领大袖红锦裘袍，红缎长裙，胸前身后缀着两条龙凤纹的红霞帔，下端悬着一枚碧绿晶莹的玉坠，头上盘了一个高高的朝天髻，插满了珠花。她紧紧揪住胸前的霞帔，悲伤地说：“上一回你血气方刚，是自己向大哥讨了差使去的。不是我托乔贵妃和官家说了，差肃王换回了你，岂不是一去不返了？这样危险的事，还能一而再吗？”

肃王赵枢排行第五，生母是个年方十五的侍女，难产死了，仅仅追封了才人，所以肃王下地就没了母亲，在蕃衍宅由别人抚养长大的。今年二月，老皇帝和少帝说了，用他去金营换回了康王。不料才安定了半年多，康王又要去金营了。

“妈妈，让我去代替九哥吧，我没有成家，无牵无挂，也想去京外闯闯。”信王说。

“哎呀，信王，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韦婉容摇了摇头，柔爱地说，“你还小啦，把你往火坑里送，怎么对得住你那死去的母亲？不行，万万不行！”

“信王，蕃衍宅内还有空屋吗？”康王沉闷地忽然问道。

“九哥，你才出宫四年，还不知道咱们的蕃衍宅！”信王晶亮的眼光露出了揶揄的笑意，说道：“父皇每年总要添上三四个弟妹，一个人就得一群奶妈宫娥服侍。殿中省年年建新宅，就是上次金兵围城，也不曾中断。得！前几天不是又添了一个妹妹，叫作什么来？啊，弟妹太多，名号都相仿，简直记不起来了。殿中省说房屋不够用，已经撵了我几次，工部却又不曾替我治好府第，叫我往哪儿搬？他们两下里推诿，我乐得在蕃衍宅多住些时候，好常常看望妈妈。九哥，你问这个干吗？”

“兄弟，我是想迟早免不了出使金邦。兵荒马乱的，家中剩下女流之辈，总不放心，所以想在我离京之前，把你嫂子她们搬进宫中蕃衍宅来住，好有个照应。”

“不，孩子，妈决不让你再去金邦了。”韦婉容坚决地说道。她平时难得见到上皇，心中总怀着敬畏的感觉，想见他，又怕见他。上次麻烦了乔贵妃，这次不能再找她了。为了儿子的安危，也顾不得许多，于是缓缓地站了起来，说道：“走吧，我带你去见官家。”宫中后妃依然称道君太上皇帝为官家，而对少帝赵桓，则只是歪歪嘴，带些轻蔑意味的称作“老大”。

很长一个时期，赵佶曾经想把王贵妃所生的皇二子郓王赵楷册立为太子。郓王英俊潇洒，还参加了科举，中了殿试第一甲第一名，把个官家乐得合不拢嘴。后来只因金军南侵，才改变了主意，匆匆传位给懦弱平庸的太子赵桓，让他去收拾那残破的江山。因此两宫之间很有些猜忌，甚至朝中一度传说老皇帝要复辟，把少帝撵下龙位去。赵桓总是战战兢兢地看着上皇的脸色行事。韦婉容若想阻止心爱的独子康王出使金邦，惟有再次恳求道君出面干预了。

信王告辞回蕃衍宅去了。韦婉容忐忑不安地带了皇九子康王往官家寝殿走去。半路上，在一座假山旁边，遇见了一名疾步过来的内侍黄门，他垂手站在道旁，恭谨地说道：

“官家在芙蓉阁御书房召见婉容！”

韦婉容楞了一下，微微弯一弯膝，说声：“领旨！”心中却惴惴不安。回眼瞥了一下跟在身后的儿子，暗暗思量，这许多年来，官家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她，莫非老大先奏了一状，九儿非去金邦不可了。她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冰凉的了。从来君王多薄幸，为妃嫔的无非想生得一两位皇子，日后有个依靠，康王若是有个万一，教她还指望谁去？她泪水汪汪，垂下首默默地跟在太监身后，穿花径，过石桥，来到临湖轩敞明亮的芙蓉阁前。韦婉容两手提裙，正欲拾阶登阁，忽听见阁中有人说话，便止住了脚步，侧耳细听，是官家严厉的声音。

“昔日在朕身边的大臣，童贯、梁师成、蔡攸都被尔杀了，蔡京、王黼也放逐死于道路，这些，朕都不管，是在朕手中丧师失地，惹下祸乱，朕尚且退了位，以谢金人，何惜乎几个大臣，你把他们杀了，平一下民愤也好。可是你手下新提任的大臣，还在唠叨宣和年间如何如何，难道朕在位时，就一无是处了吗？”

“这些，儿臣已在朝会时说过了。”是少帝赵桓微弱颤抖的声音在辩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朝积弱，也不是这几年的事了，已经诛死了那么多大臣，过去的事就不许再提了。”

“这也罢了。”老皇帝顿了一下，忽又厉声说道：“这次金军再度南侵，可不是朕的过失了吧？上次京师被围时，天下勤王之兵二十多万，而不敢进击孤军深入的六万金军，尔等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朕在镇江得知，简直气恼极了，难怪金

人藐视我大宋军马，这次才又放胆入侵。你在东宫时，那个旧臣耿南仲，如今职掌枢密院，书生弄兵，懂得什么！听说他对朕很不敬，你知道吗？”

丰婉容和康王都吓了一跳，屏息静气，不敢出声。阁内空气凝重，寂然了好一会，才听见少帝碰头的声响，说道：

“儿臣该死，年少无知，挑不起天下重担，乞求父皇开恩，放儿臣回藩邸去吧。”

又默然了片刻，才听见老皇帝冷冷地说道：

“尔把事情弄糟了，谁来替你收拾残局。起来吧，这些事过去了，都不谈了。”说罢，又用嘲弄的口吻说道：“者番金人入侵，你那些大臣们，该拿出些解救的办法才是，难道就靠康王出使去乞和吗？”

只听见少帝吞吞吐吐地说道：

“有些大臣上条陈，主张父皇与儿臣离开京师，西幸关中、巴蜀，或者临幸东南，暂避敌兵的锋芒，待事定后再回来，朝堂争议不决，儿臣也拿不定主意。”

“效法唐明皇吗？哼，那时候安禄山谋反，不过是北方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兵力，纵然猖獗于一时，朝廷回过气来，也就把他压下去了。今日金邦并吞了辽国，兵强马壮，势力如日中天，躲到哪里也避不过他们的兵锋。朕今年空往镇江走了一遭，者番是不想再动了，要走，尔自己带了大臣走吧。上次金邦得了些好处就回去了，朕看他们志趣不大，为今之计，尔赶快颁发勤王诏书，调动各路军马前来守卫京师。待金军旷日持久，粮食不继，欲进不得的时候，再给他们些好处，想必就可退兵，能再太平一个时期。”上皇停顿了一下，又道：“夜来扶乩，朕请天师降坛，指引迷津。祖师怜朕虔诚，开动乩笔，龙飞凤舞，写了四个大字，乃是：‘一